



儿时的游戏——弹蛋蛋

■ 成石

“六一”儿童节又快到了,当我的孙子兴致勃勃地玩电子遥控玩具时,我不由想起儿时玩的一个游戏——弹蛋蛋。

小时候的我也是天真活泼、贪玩,但那时不像如今的孩子有这样那样的玩具,只有布娃娃和拨浪鼓伴随我上了小学。上学后,我依然好玩,下课后经常和小同学们玩耍。我们玩要的游戏也挺多,女孩子玩跳绳、跳皮筋、踢毽子,男孩子玩弹蛋蛋、碰拐拐、推桶箍等游戏,而弹蛋蛋则是我们常玩的一个游戏。

弹蛋蛋其实就是用手指弹玻璃球。玻璃球不大,如小丸子大小,里面镶着五颜六色的花瓣,滚动起来煞是好看!学校门前就有卖玻璃球的小商摊,一角钱就能买十个玻璃球。我把母亲给我的零

花钱省下来,买几十颗玻璃球,也足够我玩的了。

放学后,我们开始玩弹蛋蛋了,弹蛋蛋有好几种玩法。一种玩法是在地上挖几个小土坑,四五米远的地方画一条线,玩伴们圪蹴在线外向小土坑弹蛋蛋,谁弹的蛋蛋滚进了土坑就算赢。这种玩法虽比较简单,却很难弹进去。另一种玩法是碰蛋蛋,一方把玻璃球摆在几米远的土地上,另一方弹出蛋蛋打对方的蛋蛋,打中了就算赢了,把赢得的蛋蛋装在口袋里;然后再摆上一颗蛋蛋,让对方弹蛋蛋击打,对方若打不中,就算输了。有的玻璃球竟被打得坑坑洼洼,弹的时候挺硌手,这样的蛋蛋就不能玩了。

我不是弹蛋蛋高手,经常输蛋蛋,尤其是碰蛋蛋,我弹出去的蛋

蛋老打不中别人的,而别人弹出的蛋蛋则屡屡打中我的蛋蛋。有时候我输得很惨,一次玩下来竟把十几颗蛋蛋都输光了。但我玩得很开心,毕竟童心未泯,这些简单的游戏竟使我们玩得忘了回家吃饭。

玩弹蛋蛋游戏需要撅起屁股双手趴地,因此,一双小手总是脏兮兮的,再摸一把鼻涕眼泪,小脸便成了花花脸了。回家后,母亲一看我的小手和花花脸,就知道我又去弹蛋蛋了,一边责骂一边给我洗手脸,却没有禁止我再去弹蛋蛋。

如今,弹蛋蛋的游戏已经被时代所淘汰,但那脏兮兮小手弹蛋蛋的情景,却经常浮现在我的记忆里。一想起来,我就忍俊不禁地笑了,那时的我真顽皮。

撑起爱的蓝天

■ 宋勇

为善以善而行之,为美以美而处之。这不是古训,也不是新语,是我亲历一事情后的感悟。事情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我刚十三岁。

初夏,夕阳的最后一缕霞光即将被西北面的大山遮断,在我的故乡——秦巴山区中部汉江北岸的一个村落,正是炊烟袅袅、饭菜飘香、大人们劳作一天后吃晚饭的时候。沿着村子里的大路不时传来“凉——席——咯”的声音,而且越来越远。口音是巴山那边的,因为我母亲的老家在巴山那边,这种口音自幼耳熟,此时听他拉长后的叫卖声,顿觉得抑扬顿挫,饱含着韵味。

一家人端着碗在院子里正吃饭,那个声音已经来到院门前。眼前这位貌似叔叔的大哥哥,用一支竹杖挑着几张竹篾编成的凉席,走到院子口,放下肩膀上的挑子,用手抹了把汗水,长长地喘了一口气,用巴山那边的口音问:“婶子,能借口水喝吗?”母亲闻声赶紧放下手中的碗,一边招呼着“快放下担子,喝碗热面汤吧,走热了可不能喝凉水”。一边起身快步走进厨房,盛了碗热面汤端出来。

父亲此时也放下了碗筷,招呼大哥哥到院子里,仔细审视着凉席,边摸边说:“这凉席编得好啊。”啧啧称赞之余,没有讨价还价就爽快地买了两张。我心里高兴:有新凉席了,这个夏天能舒服舒服了。大哥哥喝了两碗面汤,又和父母聊了会儿家乡农事,天色已暗。父亲主动问道:“你这晚上有亲戚家住吗?”大哥哥微微摇了摇头,但神情中却透着从容,好像并不担心。

几番推辞后,大哥哥总算被父亲说服,答应留住一晚。母亲又赶紧给他做了点晚饭吃。他把剩下的凉席抱进堂屋,小心地靠在角落里。收拾停当后,让他用热水泡脚,晚上和我睡在一个房间。

第二天,我早起上学。进厨房看时,父母已经在做大米饭了。平时家里只在农忙时才一大早吃米饭。我知道,今天是因为大哥哥的缘故。只有吃饱饭,才有力气开始新的跋涉。上学出门前,我悄悄地来到卧室,大哥哥刚刚醒来,我说:“吃完早饭再走喽。”我默默祝福他能早些卖出剩下的凉席,早些回到他的家。中午放学回家,母亲微笑着夸我:“你真是善良,认都不认识的人,还要人家吃了早饭再走。”我心里想,你们又何尝不是如此想的呢。

时隔多年,我依然清晰记得那个大哥哥,也记得母亲对我说的话。古人云:为善不同,同归于美。今虽年届不惑,我依然秉承着这样的信念:如果认为善良行事是有益的,那么我就要积极行善;如果认为是美好的事物,那么我就要使它变得更加美好。朋友,你说对吗?

一件小事

■ 侯慧琴

生活在这五彩斑斓的世界,每天都在发生着形形色色的故事,有时候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能体现出一个人的价值。

几天前,天气还不是很暖和,刮着风,我送孩子打车去学校的路上,看到一位妇女抱着孩子,孩子已经睡着了,她也在招手打车。出租车司机开了几米后停下车来,他同我们商量能不能捎她一截,我们毫不犹豫地答应了,而且他这一举动着实让我们一惊,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做。于是他车往后倒在了那位妇女身边,招呼她上车,那位妇女一愣,立即抱着孩子上了车,上车后一直跟司机和我们说着谢谢。那一刻我觉得车里虽然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,但却充满着温暖和谐,那位妇女先到站,下车时要付给司机钱,司机拒绝了,我们也劝她赶紧抱着孩子回家吧,不用谢。

这虽然是一件小事,但让我觉得世上还是好人多,这么一位普普通通的出租车司机能为别人着想,热心帮助有困难的人,真的该为他和许许多多的好人点赞:你们都是好样的!

钢城新苗



王新龙 摄



王旭宏 摄



王旭宏 摄